

莊子集釋

第一冊



莊子集釋

第二册



莊子集釋

第三册





2 020 9191 2

郭慶藩輯

莊子集釋

第一册 內篇 第一至第七

中華書局



2 024 7835 4

郭慶藩輯

莊子集釋

第二册

外篇 第八至第十四

中華書局



2 024 7845 2

郭慶藩輯

莊子集釋

第三冊

外篇 第十五至第二十二

中華書局

內篇

2080/04

逍遙遊 第一

〔 一 〕

齊物論 第二

〔 四三 〕

養生主 第三

〔 一一五 〕

人間世 第四

〔 一三一 〕

德充符 第五

〔 一八七 〕

大宗師 第六

〔 二二四 〕

應帝王 第七

〔 二八七 〕

莊子集釋

(全四册)

郭慶藩輯

王孝魚整理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裝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36³/₄。印張·699千字

1961年7月第1版 1978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2018·70 定價：5.10元

重印說明

《莊子集釋》我們曾於一九六一年整理出版。這部書收集了較多材料，至今仍不失為研究《莊子》的重要參考書之一，現予重印，以應急需。整理工作中的缺點錯誤，請讀者多加指正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莊子的批判 (代序)

郭沫若

莊子的年代和孟子約略相當。孟子在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遊梁的時候，已經在位五十年的梁王尊稱之爲「叟」。梁王的相惠施是莊子的朋友，在莊子妻死時惠施往弔，見莊子正箕踞鼓盆而歌；惠施非難他，說「與人居，長子，老，身死，不哭亦足矣，又鼓盆而歌」，可見莊子是有妻子的人，而他的妻死時是已經「老」了。古人七十曰老，那麼莊子的年齡可見也並不年輕了。惠施先莊子死，年齡大約也不相上下。要說莊惠略後於孟子，或者頂多也不過年輕得十歲左右吧。

莊子是宋人，曾爲漆園吏，應該是一個很小的官。他雖然是道家的中心人物，而且是使道家真正成爲了一個家派與儒墨鼎足而三的一個人，他的師承淵源却不甚明白。他不曾到過齊國，沒有參加過稷下學宮，因而他和宋鉞、尹文、田駢、慎到、環淵、接子的關係似乎都只是間接的。像尹文其人或許還是他的後輩。莊子書中最可靠的內篇七篇裏面只有一處提到宋榮子，其他諸人都不曾提到。外篇達生篇有「子列子問關尹」一節，雜篇讓王亦稱「子列子窮」，子列子即列禦寇。列子之上復冠以子，或許有人會以爲列禦寇便是莊子的老師了。但這只見於外篇和雜篇，內篇逍遙遊及應帝王均只稱列子而不更冠以子字。逍遙遊篇，雖稱「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」，然以爲「猶有所待」，不及「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，以遊無窮」的人；這種人自然也就是莊子自命了。這樣斷乎不像是師生。列子被稱

爲子列子，在呂氏春秋裏面也有兩處，一處見審己篇與關尹論射，一處見不二篇言「子列子貴虛」；大約都是列子後學的記述，呂門的人照抄，莊子後學也是照抄而已。

天下篇中論及並世的學派，道家甚詳而不及列子，司馬遷亦不曾爲列子立傳，其年代亦頗渺茫。如德充符篇言子產師伯昏無人，而田子方篇謂禦寇爲伯昏無人射；又應帝王篇有壺子爲列子師，舊注壺子名林，而呂氏春秋下賢篇稱「子產見壺邱子林」；據此則似乎與子產同時，而在春秋末年了。然而伯昏無人、壺邱子林等真乃鴻蒙、列缺之屬，其神巫相面，背淵而射，都是些荒唐無稽的寓言，不可據爲典要。讓王篇言：「子列子窮，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，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。子列子見使者，再拜而辭。其卒，民果作難而殺子陽。」釋文云：「子陽嚴酷，罪者無赦。舍人折弓，畏子陽怒責。因國人逐獬狗而殺子陽。」陸氏所據當是呂覽適威篇及淮南汜論訓，但此子陽不知何許人。俞曲園引史記鄭世家「繆公二十五年鄭公殺其相子陽，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繆公駘」爲說，但自言「與諸書不同」。案繆公時子陽與列子時子陽當是兩人。鄭滅於韓，古書中韓亦每稱爲鄭。韓世家「昭侯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」，注家均以爲「悼公不知何君」者，余以爲當卽列子時之鄭子陽。此人蓋韓之小諸侯，故呂覽與淮南於其死均言「弑」。列子既屢請教於關尹，關尹實卽環淵，與田駢慎到同時，則列子自當上下年代。藝文志有「列子八篇」列於道家，其書已亡，今存者乃晉人僞託。呂覽既稱其「貴虛」，韓策史疾復稱「列子圍寇之言」「貴正」，蓋以道家而兼有名家風味者，這正是宋鉞、尹文、莊周、惠施等的流行傾向。天下篇所以不論列子的原故，大約以其學無特長，或者只被認爲關尹的一系而已。

要之，列子不能認爲是莊子的老師。

韓愈疑莊子本是儒家。出於田子方之門，則僅據外篇有田子方篇以爲說，這是武斷。我懷疑他本是「顏氏之儒」〔二〕，書中徵引顏回與孔子的對話很多，而且差不多都是很關緊要的話，以前的人大抵把它們當成「寓言」便忽略過去了。那是根據後來所完成了的正統派的儒家觀念所下的判斷，事實上在孔門初二代，儒家並不是那麼純正的，而儒家八派之中，過半數以上是已經完全消滅了。

莊子書中雖然很多地方在非薄儒家，如像雜篇中的盜跖漁父兩篇更在痛罵孔子，但那些都是後學者的呵佛罵祖的遊戲文字，而認真稱讚儒或孔子的地方，則非常嚴肅。天下篇把儒術列爲「內聖外王之道」的總要，而稱道詩書禮樂與鄒魯之士、縉紳先生，謂百家衆技只是「一曲之士」，這態度不是很鮮明的嗎？天下篇不是莊子本人所作，但如齊物論篇言「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；六合之內，聖人論而不議；春秋經世，先王之志，聖人議而不辯」，這所謂「聖人」，很明顯地是指仲尼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寓言篇裏面和惠施的一段對話：

「莊子謂惠子曰：『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，舊時所是，卒而非之，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。』」

惠子曰：『孔子勤志服知也。』

莊子曰：『孔子謝之矣，而其〔故〕未之嘗言，孔子云夫？受才乎大本，復靈以生，鳴而當律，言而當法，利義陳乎前，而好惡是非直，服人之口而已矣，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，立定天

下之「大」定。已乎已乎，吾且不得及彼乎！」

雖然莊子存心也頗想同仲尼比賽，但他的心悅誠服之態，真可說是溢於言表。由天得到好的材質，又於一生之中使其材質得到光明，言談合乎軌則，行爲揆乎正義，好惡是非都得其正。不僅使人口服，而且使人心服，使天下人的意見得到定準，而不能超脫出他的範圍。這樣的稱述，比儒家典籍中任何誇大的讚詞，似乎都更抬高了孔子的身價。

又在田子方篇裏面有顏回稱讚孔子的一段：

「顏淵問於仲尼曰：『夫子步亦步，夫子趨亦趨，夫子馳亦馳；夫子奔逸絕塵，而回瞠若乎後矣。』」

夫子曰：『回，何謂耶？』

曰：『夫子步亦步也〔者〕，夫子言亦言也。夫子趨亦趨也〔者〕，夫子辯亦辯也。夫子馳亦馳也〔者〕，夫子言道，回亦言道也。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，夫子不言而信，不比而周，無器而民滔乎前，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。』」

這和論語子罕篇的一節，顯然是相爲表裏的東西：「顏淵喟然歎曰：『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。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，卓爾。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』」這種文字必然是出於顏氏之儒的傳習錄，莊子徵引得特別多，不足以考見他的師承淵源嗎？

顏回和孔子都是有些出世傾向的人。一位是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……不改其樂」；一位是「飯蔬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」。孔子會對顏回說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」只有他們兩個才能够。這是表明其他的弟子大抵都是入世派了。聰明的子貢曾經嘆息：「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。」但這性與天道的說是子貢得未曾聞，並不是孔子得未曾言。孔子是因材施教的人，對什麼樣的人說什麼樣的話，會做生意的子貢何須對他談性與天道呢！那種有出世意味的東西，假使要找一個對象來談，那他的顏回便不失爲是很好的對象了。於是在莊子裏面便出現了孔子的「心齋」和顏回的「坐忘」之說。

「回曰：『敢問心齋（齋）。』仲尼曰：『一若志。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，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。聽至於耳，心至於符。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，唯道集虛，虛者心齋也。』」（人間世）

「曰：『回坐忘矣。』仲尼蹵然曰：『何謂坐忘？』顏回曰：『墮肢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同於大通。此謂坐忘。』」（大宗師）

這些不必就是孔顏真正說過的話，但他們確實有過些這樣的傾向，被他們的後人把它誇大而發展了，是無法否認的。

莊周是一位厭世的思想家，他把現實的人生看得毫無意味。他常常在慨嘆，有時甚至於悲號。「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盡，與物相刃相靡，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！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，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，可不哀耶！」「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？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？」

大家都在「與接爲構，日與心鬥」，有的「行名失己」，有的「亡身不真」，都只是些「役人之役」——奴隸的奴隸。人生只是一場夢，這已經是說舊了的話，但在古時是從莊子開始的。不僅只是一場夢，而且是一場惡夢。更說具體一點，甚至比之爲贅疣，爲疔瘡，爲疽，爲癰。因而死也就是「大覺」，死也就是「決疣潰癰」了。真是把人生說得一錢不值。

使他成爲那樣厭世的自然有其社會的背景。所謂「竊鉤者誅，竊國者爲諸侯，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」；所謂「爲之斗斛以量之，則並與斗斛而竊之；爲之權衡以稱之，則並與權衡而竊之；爲之符璽以信之，則並與符璽而竊之；爲之仁義以矯之，則並與仁義而竊之」；這便是使他徹底絕望了的原因。更具體的說時，便是：「田成子一旦弑其君而盜其國，所盜者豈獨其國耶？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。」他生的時代就是這樣的時代。前一時代人奔走呼號，要求奴隸的解放，要求私有權的承認，談仁說義，要人把人當成人，把事當成事，現在是實現了。韓趙魏齊都是新興的國家，是由奴隸王國蛻化出來的，然而畢竟怎樣呢？新的法令成立了，私有權確實是神化了，而受了保障的只是新的統治階級。他們更聰明，把你發明了的一切斗斛、權衡、符璽、仁義，通通盜竊了去，成爲了他們的護符。而下層的人民呢？在新的重重束縛裏面，依然還是奴隸，而且是奴隸的奴隸。這種經過動盪之後的反省和失望，就是醱釀出莊子的厭世乃至憤世傾向的酵母。

他把王權看成贓品，把仁義是非看成刑具（「鯨汝以仁義，劓汝以是非」），把聖哲看成「胥易技係」的家奴，一切帶着現實傾向的論爭，在他看來，也就如同在豬身上的虱子之爭肥瘠了。

「天下有道，聖人成焉。天下無道，聖人生焉。方今之時，僅免刑焉。」

這是在人間世篇裏面假借狂接輿的口中所唱出來的，這裏含有過往的歷史的追憶。所謂「天下有道」，就如禮運所說的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」的時代，也就是原始公社時代，這是完全被理想化了的，聖人在那時代可以成其聖功。所謂「天下無道」，便是「大道既隱」的「三代之英」，也就是奴隸制時代，聖人還可以自由過活。現代呢？已經是由奴隸制蛻化出來了，但滿地都是刑辟陷穽，只求免死而已。悲觀是很悲觀，但在當時卻不失爲是一種沉痛的批判。

因而他對於現實的一切是採取着不合作的態度。先以他的生活來說，他是把生活的必要削減到了極低的程度。他住的是「窮閭陋巷」，瘦成爲「槁項黃馘」，「困窘」到了只靠着「織屨」（打草鞋）以維持生計。連見魏王的時候，他穿的「大布之衣」都是「補」了的。他餓得沒有飯吃，曾經向監河侯借過小米。這些生活情形散見在外篇雜篇裏面，大約都是他的門徒們替他紀錄下來的。史記說他曾爲漆園吏，在莊子書中了無痕跡，想來也不外是爲貧而仕的賤吏而已，而且恐怕也沒有做好久。

要說他沒有富貴的機會，是一位生活落伍者吧，那他倒有別的逸事可以免掉這種鄙薄。楚國的國王（史記以爲威王）曾經聘請過他，要他去做宰相，經他謝絕了。他的朋友惠施在做梁國的宰相的時候，他去訪他，有謠言說他是去代替惠施的相位，惠施曾經搜索過他三天三夜。據這些逸事看來，足見他是有很多的機會可以富貴的。這些逸事，也有人說是門徒們假造出來替老師抬高身價的。是不是這樣，我們找不出絕對的反證。但即使認爲是假託吧，在當時各國都在競爭着養士的時候，至少像齊

國的稷下學宮也正很興旺；像莊子這樣的思想家而且文筆汪洋的人，他如肯去，一定也可以成爲「不治而議」的列大夫，食祿千鍾的。然而他始終不會去過。他對於富貴的潔癖似乎潔到連看都看不慣了。「惠子從車百乘而過孟諸，莊子見之棄其餘魚。」這是見於淮南齊俗訓的逸事。大約惠施路過孟諸的時候，莊周正在釣魚；他看見了那「從車百乘」的煊赫的氣派，連自己所釣的魚都嫌其多了，把來拋進了水裏。莊周倒確是做到了「不爲軒冕肆志，不爲窮約趨俗」的。

富貴利祿固然是「俗」，就是一切應世趨時的學問，在他看來都不免是「俗」，那些都只是騙猴子的東西，所謂「朝三暮四，……朝四暮三」，湯頭改了，藥物沒有變。做奴隸的既然還是變相的奴隸，你會談仁義禮樂，或者加一點，或者減一點，或者偏這邊，或者偏那邊，於是乎便爭得鼓睛暴眼，鬥得頭破血流，然而你是幫了誰來？你於人生問題有了什麼解決？或者你已經安富尊榮了，你在溫暖的權勢羽翼之下要談些不切實際的問題，離堅白，縣同異，平山淵，比天地，狗非犬，馬非馬，丁子有尾，卵有毛；超脫似乎超脫，然而只是無聊。故爾儒墨他是看不起的，名家他也是看不起的。他說「道隱於小成，言隱於榮華，故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」，而批評惠施「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堅白之昧終」（齊物論）。莊子本人這樣的非難語氣還是溫和的，請聽他的後學們破口痛罵吧。

「今世，殊死者相枕也，桁楊者相推也，刑戮者相望也，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。噫，甚矣哉，其無媿而不知恥也甚矣！」（在宥）

「枝於仁者，攬德塞性以收名聲，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，非乎，而曾（參）史（鱣）是已。

駢於辯者，累丸結繩鼠句（鉤），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，而敝跬（蹙脚）譽無用之言，非乎，而楊（朱）墨（翟）是已。」（駢拇）

這比莊子本人憤激得更無所底止了。但在這兒值得注意的是：他們非儒是以曾參爲代表，而不傷及孔丘；他們非名家是以楊朱爲代表，而不傷及老聃。老聃被他們視爲了「古之博大真人」，而孔丘，他們是把他放在儒家之外的。例如知北遊篇載顏回問仲尼「無有所將，無有所迎」之意，仲尼答以「外化而內不化」。接着在發明旨意的文字裏面稱爲「聖人處物不傷物」，而涉及「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，故以是非相整」。又如徐无鬼篇載仲尼之楚，譽「不言之言」，接着也盛加稱道，而言「名若儒墨而凶」。假若我們知道了莊子的淵源，這些表示正是絲毫也不足怪的。

莊子是從顏氏之儒出來的，但他就和墨子「學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」而卒於「背周道而用夏政」一樣（淮南要略），自己成立了一個宗派。他在黃老思想裏面找到了共鳴，於是與儒墨鼎足而三，也成立了一個思想上的新的宗派。黃老思想本來經受齊國的保護，在稷下學宮裏面是最佔優勢的，然而他們裏面有些分化，宋鈞尹文一派演化而爲名家，惠施在梁承受了他們的傳統；慎到田駢一派演化而爲法家，關尹一派演化而爲術家，申不害與韓非承受了他們的傳統。真正的道家思想，假使沒有莊周的出現，在學術史上恐怕失掉了它的痕跡的。道家本是漢人的命名，而在事實上確因有莊周及其後